故宮旬刊

故宮週刊再版鄭世寧畫第三集及第四集每集定價四元　楊令茀畫第一集每集定價二角　法老筆紛披尤稱奇蹟用珂羅版精印每册定價一元二角　四角　郵費每期大洋一分

西園題跋卷之二

題趙吳興真蹟

羅浮張　萱孟奇甫著

吳興早歲喜臨智永千文、壯年法思陵、稍後師北海、往往有紈綺態、晚年乃爾蒼雅、當在右軍伯仲間、第腕力過人、一絲萬鈞、俊氣橫溢、幸能自把握、蓋功力兼到者、惟筆鋒尖而稍佻、故神情覺露、仰視右軍之渾深、尚隔數應耳、虞伯生曰、吳興出而臨池家始知以晉名書、得無唐突右軍乎、余藏吳興真蹟數種、皆其最得意筆、過錢唐、嘗見其秋聲賦一卷、乃晚年書、惜未購之、

清畫院畫十一月月令圖之十月景

又題趙吳興真蹟

昔人論真行與篆隸、有方圓之辨、余謂真行、始於動、中於靜、而以媚終焉、媚者鋒稍溢出、是曰姿態、第鋒太藏、則媚隱、鋒太正、則媚露、而不充悅、故趙吳興師李北海、其均靜也、媚則趙勝李、動則李勝趙、故學書者、與其方也寧圓、

題趙吳興十四札

趙吳興書、昔人有訾其傷於媚者、余謂吳興、王孫也、裴馬翩翩、纖穠流麗、其人則然、其書何獨不然、余所藏吳興小楷真蹟悟真篇一册、唐絕句一卷、及此行書十四札、皆姿態綽約、真如插花美女、臨鏡笑春、百媚溢於毫楮、又嘗見吳興小楷道德經真蹟、於新安友人吳孝父處、贖償二百緡、卷有白描吳興小像、孝甫曰、亦吳興筆也、恐未必然、第眉目如繪、足以掩映數人、一如其書、必有所本、古人論書如論美女、曹子建見甄氏而悅之、媚勝也、王獻之讀洛神賦而深悅之、而數書之、賦之媚亦勝也、曹長容最知書、其咏河南王氏所藏大令遺墨、有云、君家大令書盈紙、筆勢翩翩趁多媚、後世深悅大令洛神賦、而永以爲寶者、亦以筆之媚更勝也、先師曰、不有祝鮀之佞、宋朝之美、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、西園公之卒老於西園也、又何疑哉、余因論吳興書而拈出之、以爲人間世枯柴蒸餅者之戒、萬曆壬子秋日、西園公書於文隱堂、付嘱瑩兒、其永寶之、

又題趙吳興臨十七帖

古人能書、未有無所師承者、吳興故有書才、而手臨右軍十七帖、至數十餘本、此本爲故學士靳公家所藏、未有李文正公手跋者、雖骨格間有可議、（接第二版）

說明見本刊第一期、

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明項聖謨寫生冊之十六

說明見本刊第一期、本幅墨筆、項聖謨自題曰、幼清齋中有歙梅、爲寫其意、項聖謨、鈐印一、「孔彰」、

題管夫人帖

婦人書於古少見、獨石刻有衛夫人與師一帖而已、余嘗於長安友人處、見趙吳興眞蹟二卷、管夫人一帖存焉、頗俊而婉、有雅致、不類拜流、而風韻最饒、遇得意處、咄咄逼人、且奇拔過之、豈非述者易而作者難乎、

清長洲吳　綰撰

贈藥編

七夕約

今夕天上佳期、宵分時、弟亦當傍婕魂而至、所謂重門不鑰相思夢、隨意到天涯、

山閣成

入痕青非弟不情、奈無藏春隱處、喜得山閣將成、此地寂靜麗室、紅塵隔斷、大約鵲駕成、則越稅矣、可與雙星同渡、俟之俟之、

謔新婚

明君三星在戶矣、弟今宵笑倚鑿金牀、潛訪鴛鴦夢、准擬化莊周、赶巫神女陽臺正忙、不得清心入半閒裏也、笑笑、

清董邦達畫舟行雜興詩意册之四

說明及董邦達小傳、並見本刊第十四期、本幅清高宗御題詩曰、最欣雙社與蓑絲、春水如油拍岸時、歌乃欸聲想漁樂、吳音吳語備誰知、

喫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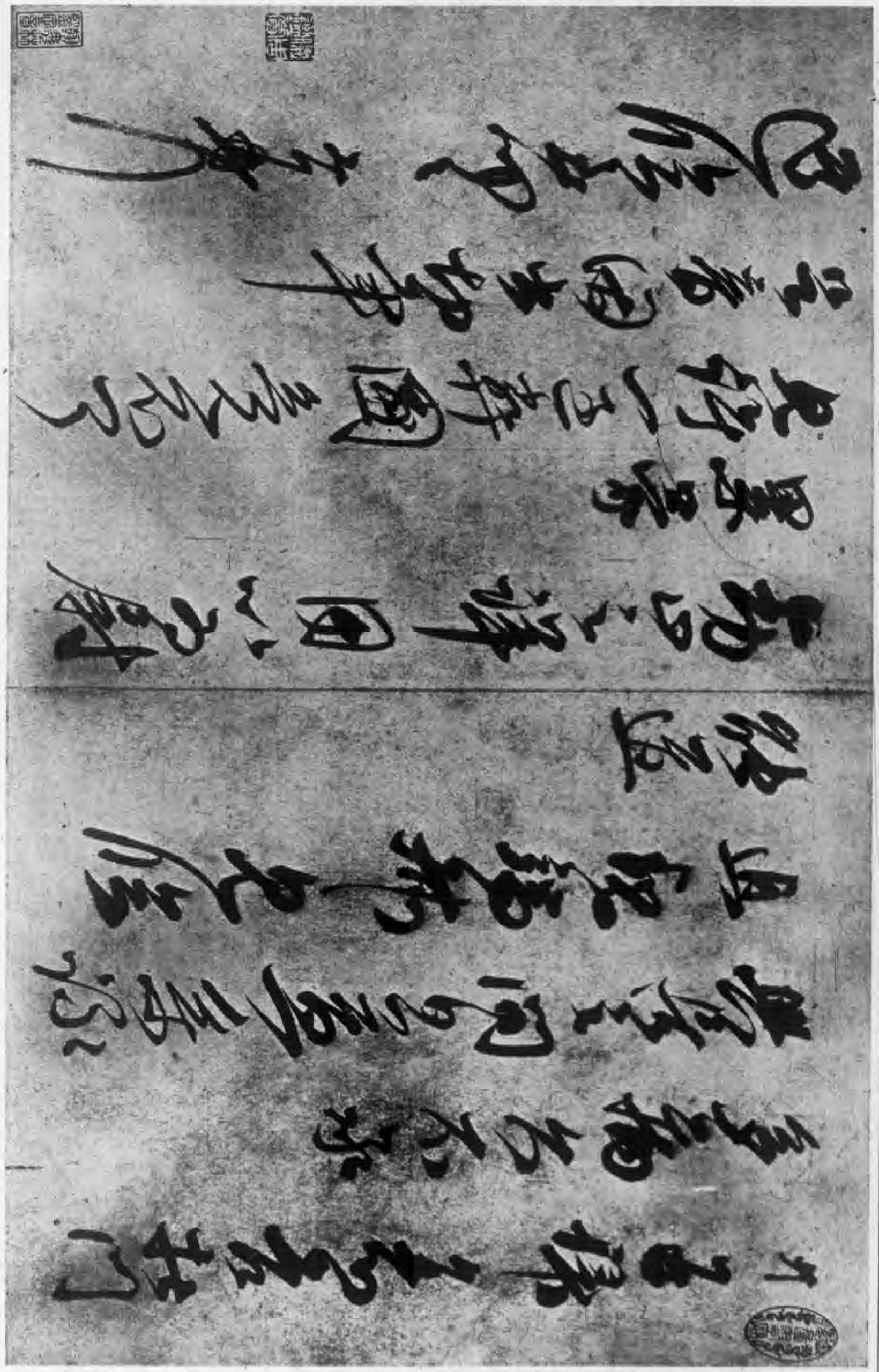
兄果喜酸、弟當來發號施令矣、明日起、便捉到痕青、澆花寫黛、弄粉和脂、染翰裁箋、熏香和酒、一不得風絮遊踪、一不得強項使氣、苟有觸犯、軍令從之、親親能耐否、原來尚未知人、弟託交肺腑、曠月經年以來、未識情性、但盧我一味喫酸、寃極寃極、（接第三版）

本院新出版物廣告　故宮週刊合訂本第二十一冊定價四元

元趙孟頫書黃庭經出版廣告

明宣宗書畫合璧出版廣告

亭叙定價一元二角　二版休光帝宮書畫錄定價一元二角　四版宋四家墨寶定價一元二角
（陸治各幅尤見精采每集定價二元）
一目石印每册定價一元二角
上海廣東路棋盤街墨緣堂



（宋十二姑夫人墓誌銘）

恨郎不至

昨日親許早至、弟未晚即便梳洗相待、此何時也、尙未見薄倖郎、決今番失機、怨只怨慣失信的陶玉田、不干他人事也、好恨好恨、早知誤事、亦不至怨君矣、如此令違、亦是蒼穹妬寵、但弟念此生已久、歲月無多、必得再遘芳辰、連宵暢叙、或君來我闐、或我入君室、交頸聯唇、幷棺同死、化爲南方之烏、東方之魚、豈不甚快、祇恐君未必見許耳、不然、亦不敢唐突、只因昨有早約、曉起徬徨、午後未到、沉綿鬱結、和衣昏睡、醒來意君至矣、復理殘粧、往識春風一面、座滿俗客、不見情種齊郎、此時何能不恨、是則愛兄之至、每每自怨耳、諒之恕之、

罰違令

弟自遙面後、百病相侵、久廢粧鏡、初五日滿望幽期、強臨梳洗、誰知又屬書餅、空閨納悶、獲奉鴈音、喜謂是和氣丸、却原來是驚心彈、被伊抱怨不過、便欲自盡、思量又撇不下、又恐伊道眞箇不肯憐惜、准准箏了三日二夜、行望醉夢、無刻非思、纔尋得機會、如此如此、而量度而行、行寒號衣不可忘帶者、（此句疑有訛脫）還有一句話、五期一封、送來兩次、沒處推尋、端的向誰行留戀、此是第一箇五期、便違令如此、速供出示罰、不然、便將此會准折矣、

宣鑪小誌

火候（續）

大學知止節、由定靜安以至能慮、事也、卽候也、知指平時、慮指臨事、夫而後可以言得、間斷與躁動、均失之也、釋家戒定慧三字、大都不出此意、鑪中火候、小可以悟大、一可以見萬、顧乃矯揉造作、失其本來、鑪奴之目、可發一笑、沈子詠鑪詩有云、焚香終日靜無事、客至驚看斑駁光、用火之法、言外可參矣、三復茲編、非止爲鑄言也、其於性情學問、殆有指點豁如者、

各鑪形製分論

乳鑪

乳鑪以三足下垂如乳狀、故名、時鑄甚夥、舊者絕少、宣鑄有百乳鑪、周腹列乳、凸凹圓渾、撥蠅精細、惜不多見、今之乳足、大者多劣、惟以口徑二寸及半寸爲度、兩耳忌大、口忌薄、足忌高削、色白爲上、

戟耳

戟耳款式不一、有口厚如反脣者、有高身腹過大者、有敞口者、有直身者、均不入選、近鑄方耳、酷肖方天戟、尤屬惡劣、式以圓口石榴足爲上、

蜬蚰耳（附蚨耳）

耳象蜬蚰、故名、一名蚨耳、其式微有不同、實一種也、蘇鑄甚多、絕少古雅、以兩耳上合下垂者、不失彝鑪舊意、

橘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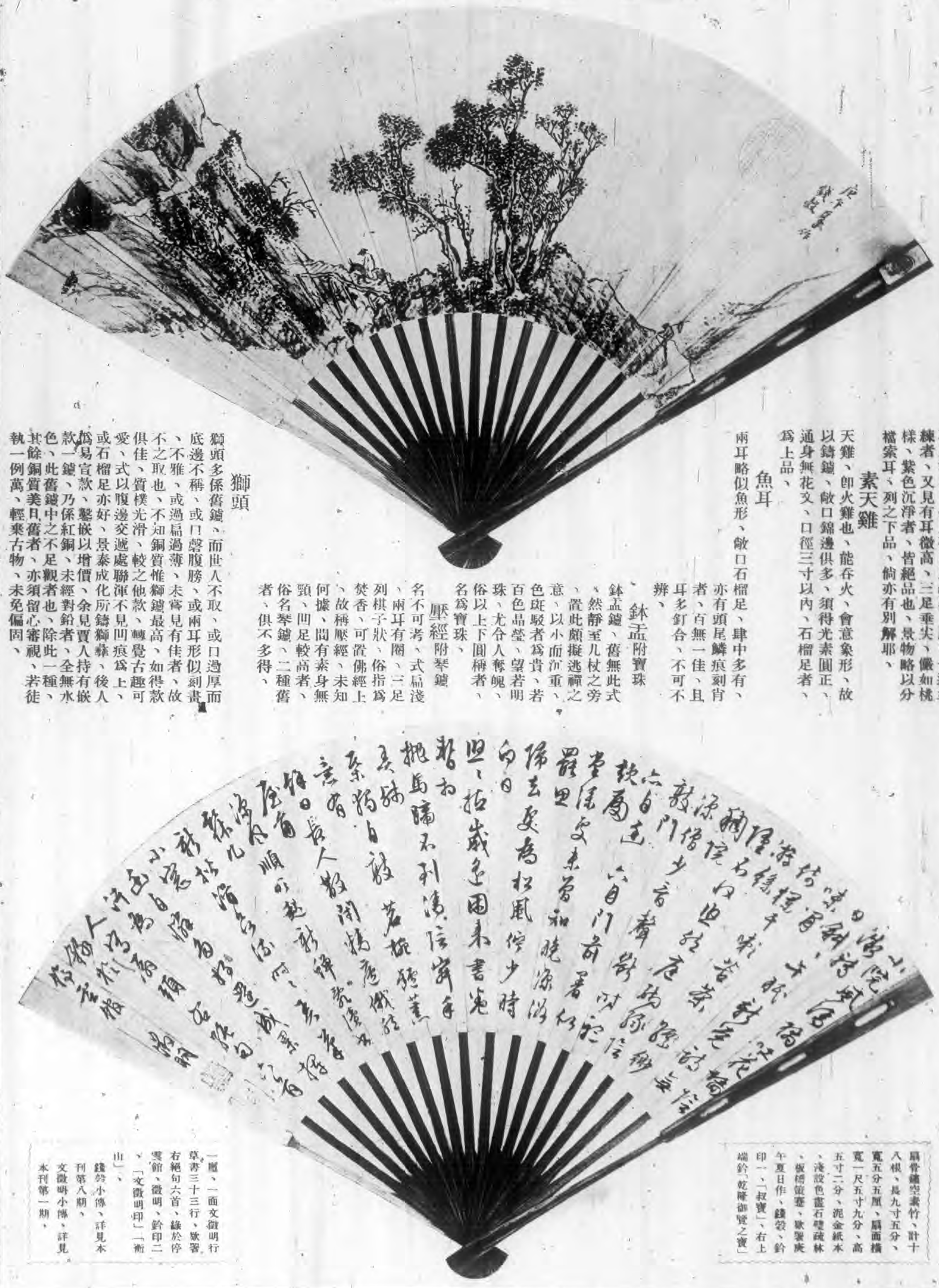
橘囊沖耳二足、與乳足鑪無異、但周腹如橘實去皮、瓣痕微凹、故名橘囊、此種存留絕少、偶見一二、皆係舊製、小者更妙、

索耳

行世甚夥、舊者亦不少、兩耳如索、其腹深淺不一、足長短不一、索鬆緊不一、式取上下相稱、輪角圓渾、小者口徑二寸三寸可玩、（接第四版）

南京故宮博物院印刷所承印

明錢穀畫板橋策蹇摺扇



扇骨鏤空素竹、計十八根、長九寸五分、寬五分五厘、扇面橫寬一尺五寸九分、高五寸二分、泥金紙本、淺設色畫石壁疏林、板橋策蹇、歌聲庵午夏日作、錢穀、鈐印一、「叔寶」、右上端鈐「乾隆御覽之寶」

一題、一面文徵明行草書三十三行、歌署右絕句六首、錄於停雲館、徵明、鈐印二、「文徵明印」「衡山」、

錢穀小傳、詳見本刊第八期、

文徵明小傳、詳見本刊第一期、

獅頭

獅頭多係舊鑪、而世人不取、或口過厚而底邊不稱、或口磬腹膀、或兩耳形似刻畫不雅、或過扁過薄、未嘗見有佳者、故不之取也、不知銅質惟獅鑪最高、如得款俱佳、質樸光滑、較之他款、轉覺古趣可愛、式以腹邊交遞處聯渾不見凹痕爲上、或石榴足亦好、景泰成化所鑄獅彝、後人僞易宣款、鑿嵌以增價、余見賈人持有嵌款一鑪、乃係紅銅、未經對鉛者、全無水色、此舊鑪中之不足觀者也、除此一種、其餘銅質美且舊者、亦須留心審視、若徒執一例萬、輕棄古物、未免偏固、不亞乳鑪、余見有口底結黑、腹白一道如練者、又見有耳微高、三足垂尖、儼如桃樣、紫色沉淨者、皆絕品也、景物略以分檔索耳、列之下品、倘亦有別解耶、

素天雞

天雞、卽火雞也、能吞火、會意象形、故以鑄鑪、敞口錦邊俱多、須得光素圓正、通身無花文、口徑三寸以內、石榴足者、爲上品、

魚耳

兩耳略似魚形、敞口石榴足、肆中多有、亦有頭尾鱗痕刻肖者、百無一佳、且耳多釘合、不可不辨、

鉢盂附寶珠

鉢盂鑪、舊無此式、然靜至几杖之旁、置此頗擬逃禪之意、以小而沉重、色斑駁者爲貴、若百色晶瑩、望若明珠、尤令人奪魄、俗以上下圓稱者、名爲寶珠、

壓經附琴鑪

名不可考、式扁淺、兩耳有圈、三足列棋子狀、俗指爲焚香、可置佛經上、故稱壓經、未知何據、間有素身無頸、凹足較高者、俗名琴鑪、二種舊者、俱不多得、

故宮週刊總索引出版廣告
元鮮于樞行草真蹟出版廣告
清丁觀鵬畫書明皇擊毬圖出版廣告　本刊每月一大長定價